



公众号



视频号

扫描二维码
走进“南方36号”
关注闽南日报文创院、影像记忆馆



▲郭春秧故里——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桥头村寮东社
▶香港北角充满怀旧气息的叮当车



郭春秧在家乡寮东社建造的“志洁行芳”旌节坊



厦门鼓浪屿郭春秧兴建的锦祥街

从“锦祥”到“春秧”

一代糖王的四海与原乡



博士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

在鼓浪屿日光岩的阴影中，一栋三面环山、红砖砌就的别墅静默如谜。这里曾是东南亚“糖王”郭春秧（1859—1935）的避暑居所。他曾站在三层露台上，平视厦门湾全景及鼓浪屿红屋顶建筑群，望着九龙江入海口的潮汐吞吐鼓浪，奔涌入海。从母亲河九龙江开始，郭春秧在漳州、厦门、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的重要贡献和商业活动，在地理上产生了紧密联系。

郭春秧出生于福建海澄县桥头村辽东社（今属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父亲早逝。1875年，16岁的他远渡重洋，抵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梭罗埠，到伯父郭河东的制糖厂当学徒谋生。1895年，他接任糖厂经理，大力拓展糖蔗种植面积，引进欧洲先进设备，扩建制糖厂，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经过几年拼搏，“春秧公司”分厂遍布荷印所属各埠，成为继黄仲涵经营的“建源公司”之后又一个能与荷兰人竞争的糖业公司。

郭春秧跃居南洋四大糖商之一后，没有忘记家乡的经济建设。他把开设农场、种植甘蔗和果树、附设糖

厂制糖的经验带回了家乡。先后在东孚乡的水头、角美的田边、江东的郭洲、海沧的洪坑办了4个农场和附设糖厂，其中就包括现在的国营厦门第一农场。而田边农场更率先在闽南使用机器生产赤砂糖、白糖和冰糖等产品，日榨甘蔗80吨，年产食糖5000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糖价暴跌，郭春秧坚信战后需求会回升，逆势坚持生产，最终在战后糖价反弹中巩固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并开始在厦门、香港和台湾拓展事业。1919年，他投资6万银元，在厦门开设“大通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来，又参与鼓浪屿的开发建设，建造了日光岩南路的晃岩路70号别墅。他填海造地，兴建骑楼店屋，以自己的商行名“锦祥”命名街道，后成为岛上繁华的商业街区。1921年，他投入巨资，在香港北角发电厂旁填海，原计划兴建糖厂，但因省港大罢工和糖价暴跌，转而开发房地产。他建成40幢相连住宅（俗称“四十间”），吸引福建移民聚居，形成“小福建”社区，成为闽南华侨涉足香港房地产业的前导。

1931年春，郭春秧计划到台湾办

糖厂，因当地糖业被日本控制，转向茶叶贸易。他到台湾西北部投资开辟茶园，在台北大稻埕设立茶厂，推广轻发酵的乌龙茶“包种茶”，进而在淡水镇、厦门开设茶行，并与鹿港辜家等台湾望族合作，参与筹组“华南银行”，促进资金流通。除了自产自销外，郭春秧还向茶农收购茶青，向厂家收购粗茶进行加工精制，生产红茶、乌龙茶和色种茶。他创办台北茶商公会，担任首任会长，在当时台北每年出口的20万箱茶叶中，他的份额能占7万多箱。

1933年，港府为表彰郭春秧的贡献，命名了北角的“春秧街”。1953年，电车线路延伸至香港北角，叮当车总站成为春秧街的一部分。叮当车碾过青石板路，闽南乡音混着电车铃声，糖水道与北角道交会处数百间店铺次第生长，勾勒出“电车市集”这一香港地标。作为鼓浪屿、北角填海及地产开发的主导者，郭春秧演绎了商业智慧与时代命运交织的传奇，深刻影响了东南亚、香港、台湾的经济与文化。然而，他的故事交织着殖民时代的机遇与风险。晚年的他，因糖业崩盘，长子郭双蛟去

世，心力交瘁，于1935年病逝。此后，三子因争产产生激烈纠纷，原本在印尼、台湾等地经营的糖业、茶业及地产业务逐渐瓦解，在香港北角与兄弟共同创建的月园游乐场也因经营不善被出售，只留下北角的春秧街、鼓浪屿的别墅（现聆海酒店）、锦祥路成为城市历史中的印记。

红砖房、石板路，填海地化作闽南人的栖居之所，见证了近代华侨开发城市的家族贡献，塑造着移民社区的文化和生活，也体现了在家乡助学兴教近代化的深刻努力，传达着“过客”与“根”的复杂情感。走南闯北的郭春秧，带着世界先进的制糖技术回乡推广，布局实业，同时设立孔圣大道会，开展济贫、送医、铺桥、造路、捐资办学等善举；还为抵御海潮侵袭，引进种植南洋高大红树林树种于海岸滩涂，形成绵延数千米的防护林带，保护堤岸的整体生态。这位从九龙江游向南洋的弄潮儿，自己承受了海风的咸湿，最终让故乡与现代城市的脉搏同频，使今天的家乡依然在全国糖业、茶业行业中保留着优势地位。



杨晖

地方文史工作者
纪录片导演

流水的回响

从春秧街、糖水道到九龙江口

当北角的古早电车穿行于充满人间烟火味的市井老街春秧街，慵懒地向右转入糖水道总站时，鲜少有人知晓，香港这两条道路名字的由来竟与九龙江畔的传奇人物郭春秧紧密相连。

电车一路叮当作响，清脆声响仿佛穿越百年时光，沿着九龙江的蜿蜒水脉，飘向闽南漳州角美——郭春秧魂牵梦萦的故乡，默默诉说着这位“南洋糖王”与故土难以割舍的血脉羁绊。

清咸丰九年（1859年），郭春秧于九龙江支流鸿渐溪畔的角美寮东社呱呱坠地。幼年丧父的他，常依偎在祖母许氏怀里，在家门口看着溪水潮起潮落。九龙江的水色变幻，早已深深融入他的生命，成为日后纵横南洋糖业的最初启迪。

1870年，11岁的郭春秧在积善里壶屿桥开始接触商务，初次感知商业脉动。那时九龙江航运兴盛，漳州的蔗糖、茶叶顺着水道运至厦门港，再漂洋过海。也许少年站在码头，目送货船白帆消失在海天尽头时，“乘大船，行远路”的壮志已在心底悄然萌芽。他从厦门港登船，义无反顾地奔赴爪哇。

在爪哇的烈日下，郭春秧在伯父的糖厂当学徒。他聪慧勤奋，以机器制糖工艺革新传统榨糖设备与煮糖炉灶，让出糖率大为提高。这份创新，很快在南洋糖业激起千层浪，助力华侨糖厂突破荷兰糖厂的重围。

郭春秧商业眼光独到。早在1888年，他便涉足台湾茶业贸易。1900年，他携带乌龙茶登上巴黎万国博览会的国际舞台，一举摘得茶叶金奖，名动华人世界。

1909年，郭春秧斥资50万元在龙溪县创立华祥制糖公司，从南洋引进250万株蔗苗，回乡开辟甘蔗栽培场。九龙江的甘泉润泽蔗田，机器轰鸣取代传统石碾，近代福建首家现代化制糖厂在龙溪应运而生。

九龙江的温柔与暴戾，郭春秧都曾深切体会。光绪年间特大水灾肆虐角美，吞噬房屋，家园尽毁。郭春秧挺身而出，设立赈局、修筑防洪堤。民国初年，为抵御风暴浪潮对家乡角美镇寮东社的侵袭，他从梭罗引进红树林种苗，种植在海岸堤外滩涂。这种抗潮植物在九龙江入海口茁壮生长，构筑起坚固的“绿色长墙”。

角美街头的“志洁行芳”旌节坊，是郭春秧献给祖母的孝道丰碑。牌坊坐落于鸿渐溪支流畔，四柱三间五楼的形制宛如凝固航标。正匾“志洁行芳”四字倒映溪中，恰似祖母浣衣身影。康有为所撰坊柱联“苦节之贞玉树生阶添兰桂”，既赞颂祖母守节之德，又喻郭家子弟如九龙江畔玉树兰桂般茁壮生长。翁同和的联句“孝孙承懿训道尊泗上功在千秋”，更是将郭春秧功业与九龙江文脉紧密相连——这条孕育朱熹理学的河流，此刻化为侨商精神的地

理注脚。

香港春秧街暮色四合，电车叮当与闽南口音的叫卖声渐次消散。而在千里之外九龙江畔，角美古厝群中“春秧堂”烛火于节庆时静静燃烧；红树林湿地里，鹭鸟掠过水面，惊起涟漪，

倒映出百年前侨商郭春秧的身影——这位九龙江哺育的赤子，用一生漂泊与奋斗，在海峡两岸绘就一幅根脉与远方交织的传奇画卷，恰似九龙江水，源远流长，奔腾不息。



厦门鼓浪屿郭春秧别墅



九龙江出海口